

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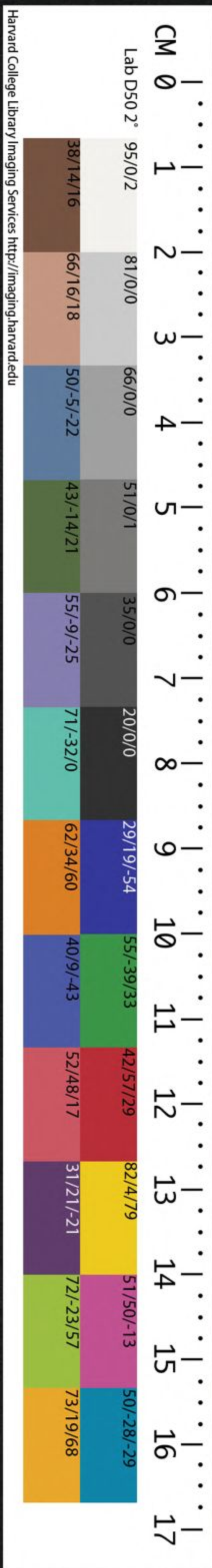
卷四之八



24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隋書卷四

帝紀第四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煬帝下

八年春正月辛巳大軍集于涿郡以兵部尚書段文振
爲左候衛大將軍壬午下詔曰天地大德降繁霜於秋
令聖哲至仁著甲兵於刑典故知造化之有肅殺義在
無私帝王之用干戈蓋非獲已版泉丹浦莫匪龔行取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亂覆昏咸由順動况乎甘野誓師夏開承大禹之業商
郊問罪周發成文王之志永監前載屬當朕躬粵我有
隋誕膺靈命兼三才而建極一六合而爲家提封所漸
細柳盤桃之外聲教爰暨紫舌黃枝之域遠至邇安罔
不和會功成治定於是乎在而高麗小醜迷昏不恭崇
聚勃碣之間荐食遼獫之境雖復漢魏誅戮巢窟暫傾
亂離多阻種落還集萃州數於往代播實繁以迄今睠
彼華壤翦爲夷類歷年永久惡稔旣盈天道禍淫亡徵
已兆亂常敗德非可勝圖掩慝情姦惟日不足移告之
嚴未嘗面受朝覲之禮莫肯躬親誘納亡叛不知紀極

充斥邊垂亟勞烽候關柝以之不靜生人爲之廢業在
昔薄伐已漏天網旣緩前禽之戮未卽後服之誅曾不
懷恩翻爲長惡乃兼契丹之黨虔劉海戍習鞞鞞之服
侵軼遼西又青丘之表咸脩職貢碧海之濱同稟正朔
遂復效攘琛賫過絕往來虐及弗辜誠而遇禍輜軒奉
使爰暨海東旌節所次途經藩境而擁塞道路拒絕王
人無事君之心豈爲臣之禮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法
令苛酷賦歛煩重強臣豪族咸執國鈞朋黨比周以之
成俗賄貨如市冤枉莫伸重以仍歲災凶比屋饑饉兵
戈不息徭役無期力竭轉輸身填溝壑百姓愁苦爰誰

適從境內哀惶不勝其弊迴首面內各懷性命之圖黃
髮稚齒咸興酷毒之歎省俗觀風爰屆幽朔弔人問罪
無俟再駕於是親總六師用申九伐拯厥卮危協從天
意殄茲逋穢克嗣先謨今宜授律啓行分麾屆路掩勃
解而雷震歷夫餘以電掃比戈按甲誓旅而後行先令
五申必勝而後戰左第一軍可鏤方道第二軍可長岑
道第三軍可海冥道第四軍可蓋馬道第五軍可建安
道第六軍可南蘇道第七軍可遼東道第八軍可玄菟
道第九軍可扶餘道第十軍可朝鮮道第十一軍可沃
沮道第十二軍可樂浪道右第一軍可黏蟬道第二軍

可含資道第三軍可渾彌道第四軍可臨屯道第五軍
可候城道第六軍可提奚道第七軍可踏頓道第八軍
可肅慎道第九軍可碣石道第十軍可東曉道第十一
軍可帶方道第十二軍可襄平道凡此衆軍先奉廟略
駱驛引途總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百戰百勝之
雄顧盼則山岳傾頽叱吒則風雲騰鬱心德攸同爪牙
斯在朕躬馭元戎爲其節度涉遼而東循海之右解倒
懸於遐裔問疾苦於遺黎其外輕齎遊闕隨機赴響卷
甲銜枚出其不意又滄海道軍舟艫千里高颿電逝巨
艦雲飛橫斷沮江逕造平壤島嶼之望斯絕坎井之路

已窮其餘被髮左衽之人控弦待發微盧彭濮之旅不謀同辭杖順臨逆人百其勇以此衆戰勢等摧枯然則王者之師義存止殺聖人之教必也勝殘天罰有罪本在元惡人之多僻脅從罔治若高元泥首轅門自歸司寇卽宜解縛焚覲弘之以恩其餘臣人歸朝奉順咸加慰撫各安生業隨才任用無隔夷夏營壘所次務在整肅芻蕘有禁秋毫勿犯布以恩宥喻以禍福若其同惡相濟抗拒官軍國有常刑俾無遺類明加曉示稱朕意焉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癸未第一軍發終四十日引師乃盡旌旗亘千里近

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乙未以右候衛大將軍衛玄爲刑部尚書甲辰內史令元壽卒二月甲寅詔曰朕觀風燕裔問罪遼濱文武叶力爪牙思奮莫不執銳勤王捨家從役罕蓄倉廩之資兼損播殖之務朕所以夕惕愀然慮其匱乏雖復素飽之衆情在忘私悅使之人宜從其厚諸行從一品以下飲飛募人以上家口郡縣宜數存問若有糧食乏少皆宜賑給或雖有田疇貧弱不能自耕種可於多丁富室勸課相助使夫居者有歛積之豐行役無顧後之慮壬戌司空京兆尹光祿大夫觀王雄薨三月辛卯兵部尚書左候衛大將軍段文振卒癸

已上御師甲午臨戎于遼水橋戊戌大軍爲賊所拒不
果濟右屯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麥鐵杖武賁郎將錢
士雄孟金义等皆死之甲午車駕度遼大戰于東岸擊
賊破之進圍遼東乙未大頓見二大鳥高丈餘脰身朱
足遊泳自若上異之命工圖寫并立銘頌五月壬午納
言楊達卒于時諸將各奉旨不敢越機旣而高麗各城
守攻之不下六月己未幸遼東責怒諸將止城西數里
御六合城七月壬寅宇文述等敗績于薩水右屯衛將
軍薛世雄死之九軍並陷將帥奔還亡者二千餘騎癸
卯班師九月庚辰上至東都己丑詔曰軍國異容文武

殊用匡危拯難則霸德攸興化人成俗則王道斯貴特
方撥亂屠販可以登朝世屬隆平經術然後升仕豐都
爰肇儒服無預于周行建武之朝功臣不參于吏職自
三方未一四海交爭不遑文教唯尚武功設官分職罕
以才授班朝治人乃由勳叙莫非拔足行陣出自勇夫
敦學之道旣所不習政事之方故亦無取是非暗于在
已威福專於下吏貪冒貨賄不知紀極蠹政害民實由
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回授文武職事庶
遵彼更張取類於調瑟求諸名製不傷于美錦若吏部
輒擬用者御史卽宜糾彈冬十月甲寅工部尚書宇文

愷卒十一月己卯以宗女華容公主嫁于高昌王辛巳
光祿大夫韓壽卒甲申敗將宇文述于仲文等並除名
爲民斬尚書右丞劉士龍以謝天下是歲大旱疫人多
死山東尤甚密詔江淮南諸郡閱視民間童女姿質端
麗者每歲貢之

九年春正月丁丑徵天下兵募民爲驍果集于涿郡壬
午賊帥杜彥冰王潤等陷平原郡大掠而去辛卯置折
衝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領驍果乙未平原李德
逸聚衆數萬稱阿舅賊劫掠山東靈武白榆妄稱奴賊
劫掠牧馬北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遣將軍范貴討之

連年不能剋戊戌大赦己亥遣代王侑刑部尚書衛玄
鎮京師辛丑以右驍騎將軍李渾爲右驍衛大將軍二
月己未濟北人韓進洛聚衆數萬爲羣盜壬午復宇文
述等官爵又徵兵討高麗三月景子濟陰人孟海公起
兵爲盜衆至數萬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戊寅幸遼
東以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留守東都庚子北海人
郭方頂聚徒爲盜自號盧公衆至三萬攻陷郡城大掠
而去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楊義臣趣
平壤五月丁丑熒惑入南斗己卯濟北人甄寶車聚衆
萬餘寇掠城邑六月乙巳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

景辰玄感逼東都河南贄務裴弘策拒之反爲賊所敗
戊辰兵部侍郎斛斯政奔于高麗庚午上班師高麗犯
後軍勅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爲後拒遣左翊衛大將軍
宇文述左候衛將軍屈突通等馳傳發兵以討玄感秋
七月己卯令所在發人城縣府驛癸未餘杭人劉元進
舉兵反衆至數萬八月壬寅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等
破楊玄感於閩鄉斬之餘黨悉平癸卯吳人朱燮晉陵
人管崇擁衆十萬餘自稱將軍寇江左甲辰制驍果之
家蠲免賦役丁未詔郡縣城去道過五里已上者徙就
之戊申制盜賊籍沒其家乙卯賊帥陳瑱等衆三萬攻

陷信安郡辛酉司農卿光祿大夫葛國公趙元淑以罪
伏誅九月己卯濟陰人吳海流東海人彭孝才並舉兵
爲盜衆數萬庚辰賊帥梁慧尚率衆四萬陷蒼梧郡甲
午車駕次上谷以供費不給上大怒免太守虞荷等官
丁酉東陽人李三兒向但子舉兵作亂衆至萬餘閏月
己巳幸博陵庚午上謂侍臣曰朕昔從先朝周旋於此
年甫八歲日月不居倏經三紀追惟平昔不可復希言
未卒流涕嗚咽侍衛者皆泣下沾襟冬十月丁丑賊帥
呂明星率衆數千圍東郡武賁郎將費青奴擊斬之乙
酉詔曰博陵昔爲定州地居衝要先皇歷試所基王化

斯遠故以道冠幽風義高姚邑朕巡撫氓庶爰屆茲邦
瞻望郊塵緬懷敬止思所以宣播德澤覃被下人崇紀
顯號式光令緒可改博陵爲高陽郡授境內死罪已下
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材授職壬辰以納
言蘇威爲開府儀同三司朱燮管崇推劉元進爲天子
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連年不能剋齊人孟讓王
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清河賊張金稱衆
數萬渤海賊帥格謙自號燕王孫宜雅自號齊王衆各
十萬山東苦之丁亥以右候衛將軍郭榮爲右候衛大
將軍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

河反爲所敗孝慈死之十二月甲申車裂玄感弟朝請大
夫積善及黨與十餘人仍焚而揚之丁亥扶風人向海
明舉兵作亂稱皇帝建元白鳥遣太僕卿楊義臣擊破
之

十年春正月甲寅以宗女爲信義公主嫁於突厥曷娑
那可汗二月辛未詔百寮講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
子詔曰竭力王役致身戎事咸由徇義莫匪勤誠委命
草澤棄骸原野興言念之每懷愍惻往年出車問罪將
屆遼濱廟算勝略具有進止而諒愾凶罔識成敗高頰
復很本無智謀臨三軍猶兒戲視人命如草芥不遵成

規坐貽撓退遂令死亡者衆不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
道收葬設祭於遼西郡立道場一所恩加泉壤庶弭窮
魂之冤澤及枯骨用弘仁者之惠辛卯詔曰黃帝五十
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諸侯令行天下盧芳小
盜漢祖尚且親戎隗囂餘燼光武猶自登隴豈不欲除
暴止戈勞而後逸者哉朕纂成寶業君臨天下日月所
照風雨所沾孰非我臣獨隔聲教最爾高麗僻居荒表
鴟張狼噬侮慢不恭抄竊我邊陲侵軼我城鎮是以去
歲出軍問罪遼碣殪長蛇於玄菟戮封豕於襄平扶餘
衆軍風馳電逝追奔逐北徑踰沮水滄海舟楫衝賊腹

心焚其城郭汙其宮室高元伏鎖泥首送款軍門尋請
入朝歸罪司寇朕以許其改過乃詔班師而長惡靡悛
宴安鴆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師百道俱
進朕當親執武節臨御諸軍秣馬丸都觀兵遼水順天
誅於海外救窮民於倒懸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誅之止
除元惡餘無所問若有識存亡之分悟安危之機翻然
北首自求多福必其同惡相濟抗拒王師若火燎原刑
茲無赦有司便宜宣布咸使知聞丁酉扶風人唐弼舉
兵反衆十萬推李弘爲天子自稱唐王三月壬子行幸
涿郡癸亥次臨渝宮親御戎服禡祭黃帝斬叛軍者以

釁鼓夏四月辛未彭城賊張大彪聚衆數萬保懸薄山
爲盜遣榆林太守董純擊破斬之甲午車駕次北平五
月庚子詔舉郡孝悌廉潔各十人壬寅賊帥宋世謨陷
琅邪郡庚申延安人劉迦論舉兵反自稱皇王建元大
世六月辛未賊帥鄭文雅林寶護等衆三萬陷建安郡
太守楊景祥死之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乙卯曹
國遣使貢方物甲子高麗遣使請降囚送斛斯政上大
悅八月己巳班師庚午右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鄭榮
卒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已丑還京師十一月景申支
解斛斯政於金光門外乙巳有事於南郊己酉賊帥司

馬長安破長平郡乙卯離石胡劉苗王舉兵反自稱天
子以其第六兒爲永安王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
不能剋是月賊帥王德仁擁衆數萬保林慮山爲盜十
二月壬申上如東都其日大赦天下戊子入東都庚寅
賊帥孟讓衆十餘萬據都梁宮遣江都郡丞王世充擊
破之盡虜其衆

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寮突厥新羅靺鞨畢大
辭訶咄傳越烏那曷波臘吐火羅俱慮建忽論靺鞨訶
多沛汗龜茲踈勒于闐安國曹國何國穆國畢衣密失
范延伽折契丹等國並遣使朝貢戊戌武賁郎將高建

毗破賊帥顏宣政於齊郡虜男女數千口乙卯大會蠻夷設魚龍曼延之樂頒賜各有差二月戊辰賊帥揚緒率衆萬餘攻北平滑公李景破斬之庚午詔曰設險守國著自前經重門禦暴事彰往策所以宅土寧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戰爭居人散逸田疇無伍邦郭不脩遂使遊惰實繁寇歎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內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隨近給使強弱相容力役兼濟穿窬無所厝其姦宄萑蒲不得聚其逋逃有司具爲事條務令得所景子上谷人王須拔反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刁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趙五月丁

酉殺右驍衛大將軍光祿大夫郕公李渾將作監光祿大夫李敏並族滅其家癸卯賊帥司馬長安破西河郡巳酉幸太原避暑汾陽宮秋七月巳亥淮南人張起緒舉兵爲盜衆至三萬辛丑光祿大夫右禦衛大將軍張壽卒八月乙丑巡北塞戊辰突厥始畢可汗率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遣使告變壬申車駕馳幸鴈門癸酉突厥圍城官軍頻戰不利上大懼欲率精騎潰圍而出民部尚書樊子蓋固諫乃止齊王暕以後軍保于崞縣甲申詔天下諸郡募兵於是守令各來赴難九月甲辰突厥解圍而去丁未曲赦太原鴈門郡死罪巳下

冬十月壬戌上至于東都丁卯彭城人魏騏驎聚眾萬餘爲盜寇魯郡壬申賊帥盧明月聚眾十餘萬寇陳汝間東海賊帥李子通擁眾度淮自號楚王建元闕政寇江都十二月乙卯賊帥王須拔破高陽郡十二月戊寅有大流星如斛墜明月營破其衝車庚辰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討絳郡賊敬盤陀柴保昌等經年不能剋譙郡人朱粲擁眾數十萬寇荆襄僭稱楚帝建元昌達漢南諸郡多爲所陷焉

十二年春正月甲午鴈門人翟松柏起兵於靈丘眾至數萬轉攻傍縣二月己未真臘國遣使貢方物甲子夜

有二大鳥似鵬飛入大業殿止于御幄至明而去癸亥東海賊盧公暹率眾萬餘保于蒼山夏四月丁巳顯陽門災癸亥魏刀兒所部將甄翟兒復號歷山飛眾十萬轉寇太原將軍潘長文討之反爲所敗長文死之五月景戌朔日有蝕之既癸巳大流星隕于吳郡爲石壬午上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徧巖谷秋七月壬戌民部尚書光祿大夫齊北公樊子蓋卒甲子幸江都宮以越王侗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後事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

門上表諫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頤乃斬之戊辰馮翊人孫華自號總管舉兵爲盜高涼通守洗瑤徹舉兵作亂嶺南溪洞多應之己巳熒惑守羽林月餘乃退車駕次汜水奉信郎王愛仁以盜賊日盛諫上請還西京上怒斬之而行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衆數十萬自恒山寇高陽壬子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閣道聲如墮牆癸丑大流星如甕出羽林九月丁酉東海人杜伏威揚州沈覓敵等作亂衆至數萬右禦衛將軍陳稜擊破之戊午有二枉矢出北斗魁委曲蛇形注於南斗壬戌安定人荔非世雄殺臨涇令舉兵作亂自號將軍冬十月

己丑開府儀同三司左翊衛大將軍光祿大夫許公宇文述薨十二月癸未鄱陽賊操天成舉兵反自號元興王建元始興攻陷豫章郡乙酉以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爲開府儀同三司行左翊衛大將軍壬辰鄱陽人林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攻陷九江廬陵郡唐公破甄翟兒於西河虜男女數千口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齊郡賊杜伏威率衆度淮攻陷歷陽郡景辰勃海賊竇建德設壇於河間之樂壽自稱長樂王建元丁丑辛巳賊帥徐圓朗率衆數千破東平郡弘化人到介成聚衆萬餘人爲盜傍郡苦之二月壬午

朔方人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反自稱大丞相遣
銀青光祿大夫張世隆擊之反爲所敗戊子賊帥王子
英破上谷郡己丑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
兵作亂北連突厥自稱定楊可汗庚寅賊帥李密翟讓
等陷興洛倉越王侗遣武賁郎將劉長恭允祿少卿房
崩擊之反爲所敗死者十五六庚子李密自號魏公禰
元年開倉以振羣盜衆至數十萬河南諸郡相繼皆陷
焉壬寅劉武周破武賁郎將王智辯于桑乾鎮智辯死
之三月戊午廬江人張子路舉兵反遣右禦衛將軍陳
稜討平之丁丑賊帥李通德衆十萬寇廬江左屯衛將

軍張鎮州擊破之夏四月癸未金城校尉薛舉率衆反
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秦興攻陷隴右諸郡己丑賊帥孟
讓夜入東都外郭燒豐都市而去癸巳李密陷迴洛東
倉丁酉賊帥房憲伯陷汝陰郡是月光祿大夫裴仁基
淮陽太守趙佗等並以衆叛歸李密五月辛酉夜有流
星如甕墜於江都甲子唐公起義師於太原景寅突厥
數千寇太原唐公擊破之秋七月壬子熒惑守積屍景
辰武威人李軌舉兵反攻陷河西諸郡自稱涼王建元
安樂八月辛巳唐公破武牙郎將宋老生於霍邑斬之
九月己丑帝括江都人女寡婦以配從兵是月武陽郡

承元寶藏以郡叛歸李密與賊帥李文相攻陷黎陽倉
彗星見於營室冬十月丁亥太原楊世洛聚眾萬餘人
寇掠城邑景申羅令蕭銑以縣反鄱陽人董景珍以郡
反迎銑於羅縣號爲梁王攻陷傍郡戊戌武賁郎將高
毗敗濟北郡賊甄寶車於嶮山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
師辛酉遙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上
起宮丹陽將遜于江左有烏鵲來巢幄帳驅不能止熒
惑犯太微有石自江浮入于揚子日光四散如流血上
甚惡之

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武賁郎將司馬德戡

元禮監門直閣裴虔通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武勇郎將
趙行樞鷹揚郎將孟景內史舍人元敏符璽郎李覆牛
方裕千牛左右李孝本弟孝質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
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以驍果作亂入犯宮闈上崩
于溫室時年五十蕭后令宮人撤牀簀爲棺以埋之化
及發後右禦衛將軍陳稜奉梓宮於成象殿葬吳公臺
下發斂之始容貌若生衆咸異之大唐平江南之後改
葬雷塘初上自以藩王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以釣虛
名陰有奪宗之計時高祖雅信文獻皇后而性忌妾媵
太子勇內多嬖幸以此失愛帝後庭有子皆不育之

示無私寵取媚於后大臣用事者傾心與交中使至第
無貴賤皆曲承顏色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
仁孝又常私入宮掖密謀於獻后楊素等因機構扇遂成
廢立自高祖大漸暨諒闇之中烝淫無度山陵始就卽
事巡遊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
之事乃盛治宮室窮極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絕域諸蕃
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擊之盛興屯田於玉門
柳城之外課天下富戶益市武馬匹直十餘萬富強坐
是凍餒者十家而九帝性多詭譎所幸之處不欲人知
母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四海珍羞殊味水陸必備焉求

市者無遠不至郡縣官人競爲獻食豐厚者進擢踈儉
者獲罪姦吏侵漁內外虛竭頭會箕歛人不聊生于時
軍國多務日不暇給帝方驕怠惡聞政事冤屈不治奏
請罕決又猜忌臣下無所專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構
其罪而族滅之故高頰賀若弼先皇心膂參謀帷幄張
衡李金才藩邸惟舊績著經綸或惡其直道或忿其正
議求其無形之罪加以刎頸之誅其餘事君盡禮蹇蹇
匪躬無辜無罪橫受夷戮者不可勝紀政刑弛紊賄貨
公行莫敢正言道路以目六軍不息百役繁興行者不
歸居者失業人饑相食邑落爲墟上不之恤也東西遊

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費不給逆收數年之賦所至唯與後宮流連耽湏惟日不足招迎媵媼朝夕共肆醜言又引少年令與宮人穢亂不軌不遜以爲娛樂區宇之內盜賊蜂起劫掠從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掩蔽隱賊數不以實對或有言賊多者輒大被詰責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師徒敗亡相繼戰士盡力必不加賞百姓無幸咸受屠戮黎庶憤怨天下土崩至於就擒而猶未之寤也

史臣曰煬帝爰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貌肆厥姦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登儲兩踐峻極之崇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衆委積於塞下負其富强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已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冠服以飾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雷鋤誅骨肉屠勦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爲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而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

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鴈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楊越姦宄乘豐強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不反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十八九焉於是相聚萑蒲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為羣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並為麋鹿之場悽悽黔黎俱充蛇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蟬蛸之羽窮長夜之樂土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為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一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傳曰吉凶由人祗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徵矣

隋書卷四終

隋書卷五

帝紀第五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

勅重校刊

恭帝

恭皇帝諱侑元德太子之子也母曰韋妃性聰敏有氣度大業三年立為陳王後數載徙為代王邑萬戶及煬帝親征遼東令於京師總留事十一年從幸晉陽拜太原太守尋鎮京師義兵入長安尊煬帝為太上皇奉帝

纂業

義寧元年十一月壬戌上卽皇帝位於大興殿詔曰王道喪亂天步不康古往今來代有其事屬之於朕逢此百罹彼蒼者天胡寧斯忍襁褓之歲夙遭憫凶孺子之辰太上播越興言感動實疚于懷太尉唐公膺期作宰時稱舟楫大拯橫流糾合義兵翼戴皇室與國休戚再匡區夏爰奉明詔弼予幼冲顯命光臨天威咫尺對揚尊號悼心失圖一人在遠三讓不遂僂俛南面厝身無所苟利社稷莫敢或違俯從羣議奉遵聖旨可大赦天下改大業十三年爲義寧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昧爽以

前大辟罪已下皆赦除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甲子以光祿大夫大將軍太尉唐公爲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景寅詔曰朕惟孺子未出深宮太上遠巡追蹤穆滿時逢多難委當尊極辭不獲免恭已臨朝若涉大川罔知所濟撫躬永歎憂心孔棘民之情僞曾未之聞王業艱難載云其易賴股肱戮力上宰賢良匡佐冲人輔其不逮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庶績其凝責成斯屬逃聽前史茲爲典故因循仍舊非曰徒言所存至公無爲讓德已已以唐王子隴西公建

成爲唐國世子敦煌公爲京兆尹改封秦公元吉爲齊公食邑各萬戶太原置鎮北府乙亥張掖康老和舉兵反十二月癸未薛舉自稱天子寇扶風秦公爲元帥擊破之丁亥桂陽人曹武徹舉兵反建元通聖丁酉義師擒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於閩鄉虜其衆數萬乙巳賊帥張善安陷廬江郡

二年春正月丁未詔唐王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羽葆鼓吹壬戌將軍王世充爲李密所敗河內通守孟善誼武賁郎將王辯楊威劉長恭梁德董智通皆死之庚戌河陽郡尉獨孤武都降於李密三月景

辰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殺太上皇於江都宮右禦衛將軍獨孤盛死之齊王暕趙王杲燕王倓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行右翊衛大將軍宇文協金紫光祿大夫內史侍郎虞世基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裴蘊通議大夫行給事郎許善心皆遇害化及立秦王浩爲帝自稱大丞相朝士文武皆受其官爵光祿大夫宿公麥才折衝郎將朝請大夫沈光同謀討賊夜襲化及營反爲所害戊辰詔唐王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綠綬綬位在諸侯王上唐國置丞相已下一依舊式五月乙巳朔詔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金根車

駕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車儻八佾設鍾虞宮懸王
后王子王女爵命之號一遵舊典戊午詔曰天禍隋國
大行太上皇遇盜江都酷甚望夷豐深驪北憫予小子
奄逮丕讐哀號承感心情靡潰仰惟荼毒仇復靡申形
影相弔罔知啓處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
徂南東征西怨總九合於一匡決百勝於千里糾率夷
夏大庇氓黎保乂朕躬繫王是賴德侔造化功格蒼旻
兆庶歸心曆數斯在屈爲人臣載違天命在昔虞夏揖
讓相推苟非重華誰堪命禹當今九服崩離三靈改卜
大運去矣請避賢路兆謀布德顧已莫能私備命駕須

歸藩國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期如是庶憑
稽古之聖以誅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預充三恪雪寃恥
於皇祖守禋祀爲孝孫朝聞夕殞及泉無恨今遵故事
遜於舊邸庶官羣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號若
釋重負感泰兼懷假手真人俾除醜逆濟濟多士明知
朕意仍勅有司凡有表奏皆不得以聞是日上遜位於
大唐以爲鄒國公武德二年夏五月崩時年十五
史臣曰恭帝年在幼冲遭家多難一人失德四海土崩
羣盜蜂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流彘不歸旣鍾百六之
期躬踐數終之運謳歌有屬笙鐘變響雖欲不遵堯舜

之迹其庸可得乎

隋書卷五終

隋書卷六

禮儀志第一

太尉揚州都督監脩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 勅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禮儀一

唐虞之時祭天之屬爲天禮祭地之屬爲地禮祭宗廟之屬爲人禮故書云命伯夷典朕三禮所以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辨幽蹟而洞幾深通百神而節萬事殷因於夏有所損益旁垂祗訓以勸生靈商辛無道雅章湮滅

周公救亂弘制斯文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誅不虔以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也成为康由之而刑厝不用自犬戎弒后遷周削弱禮失樂微風凋俗敝仲尼預蜡賓而歎曰丘有志焉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謹於禮者也於是緝禮興樂欲救時弊君棄不顧道鬱不行故敗國喪家亡人必先廢其禮昭公娶孟子而諱姓楊侯竊女色而傷人故曰婚姻之禮廢則淫僻之罪多矣羣飲而逸不知其郵鄉飲酒之禮廢則爭鬪之獄繁矣魯侯逾五廟之祀漢帝罷三年之

制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矣諸侯下堂於天子五伯召君於河陽朝聘之禮廢則侵陵之漸起矣秦氏以戰勝之威并吞九國盡收其儀禮歸之咸陽唯採其尊君抑臣以爲時用至於退讓起於趨步忠孝成於動止華葉靡舉鴻纖並擯甚芻狗之棄路若章甫之遊越儒林道盡詩禮爲煙漢高祖旣平秦亂初誅項羽放賞元勳未遑朝制羣臣飲酒爭功或拔劔擊柱高祖患之叔孫通言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請起朝儀而許焉猶曰度吾能行者爲之微習禮容皆知順軌若祖述文武憲章洙泗則良由不暇自畏之也武帝興典制

而愛方術至於鬼神之祭流宕不歸世祖中興明皇纂位祀明堂襲冠冕登靈臺望雲物得其時制百姓悅之而朝廷憲章其來已舊或得之於升平之運或失之於凶荒之年而世載遐邇風流訛舛必有人情將移禮意殷周所以異軌秦漢於焉改轍至於增輝風俗廣樹隄防非禮威嚴亦何以尚譬山祗之有嵩岱海若之有滄溟飾以涓塵不貽伊敗而高堂生於所傳士禮亦謂之儀弘暢人情粉飾行事洎西京以降用相裁准咸稱當世之美自有周旋之節黃初之詳定朝儀太始之削除乖謬則宋書言之備矣梁武始命羣儒裁成大典吉禮

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璣賓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襲帝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佟之等咸在參詳陳武克平建業多准梁舊仍詔尚書左丞江德藻員外散騎常侍沈洙博士沈文阿中書舍人劉師知等或因行事隨時取捨後齊則左僕射陽休之度支尚書元脩伯鴻臚卿王晞國子博士熊安生在周則蘇綽盧辯宇文弼並習於儀禮者也平章國典以爲時用高祖命牛弘辛彥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爲五禮云

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秦人蕩六籍以爲煨燼祭天之禮殘缺儒者各守其所見物而爲

之義焉一二祭天之數終歲有九祭地之數一歲有二
圓丘方澤三年一行若圓丘方澤之年祭天有九祭地
有二若天不通圓丘之祭終歲有八地不通方澤之祭
終歲有一此則鄭學之所宗也一云唯有昊天無五精
之帝而一天歲二祭壇位一圓丘之祭卽是南郊南郊之
祭卽是圓丘日南至於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農
事謂之二祭無別天也五時迎氣皆是祭五行之人帝
太皞之屬非祭天也天稱皇天亦稱上帝亦直稱帝五
行人帝亦得稱上帝但不得稱天故五時迎氣及文武
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也此則王學之所宗也梁

陳以降以迄于隋議者各宗所師故郊丘互有變易梁
南郊爲圓壇在國之南高二丈七尺上徑十一丈下徑
十八丈其外再壝四門常與北郊間歲正月上辛行事
用一特牛祀天皇上帝之神於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
配禮以蒼壁制幣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日月
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軒轅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風伯司
空雷電雨師皆從祀其二十八宿及雨師等座有坎五
帝亦如之餘皆平地器以陶匏席用橐秸太史設柴壇
於景地皇帝齋於萬壽殿乘玉輅備大駕以行禮禮畢
變服通天冠而還北郊爲方壇於北郊上方十丈下方

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有陛其外爲墻再重與南郊間
歲正月上辛以一特牛祀后地之神於其上以德后配
禮以黃琮制幣五官之神先農五岳沂山嶽山白石山
霍山無閭山蔣山四海四瀆松江會稽江錢塘江四望
皆從祀太史設埋坎於壬地焉天監三年左丞吳操之
啓稱傳云啓蟄而郊郊應立春之後尚書左丞何佟之
議今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
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後周冬至至於圓丘大報天也夏正
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啓蟄之說自晉太始二年并圓丘
方澤同於二郊是知今之郊禮禮兼祈報不得限以一

途也帝曰圓丘自是祭天先農卽是祈穀但就陽之位
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陽氣起於甲子旣祭昊天宜在冬
至祈穀時可依古必須啓蟄在一郊壇分爲二祭自是
冬至謂之祀天啓蟄名爲祈穀何佟之又啓案鬯者盛
以六彝覆以畫幕備其文飾施之宗廟今南北二郊儀
注有裸旣乖尚質謂宜革變博士明山賓議以爲表記
天子觀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蓋明堂之裸耳郊不應
裸帝從之又有司以爲祀竟器席相承還庫請依典燒
埋之佟之等議案禮祭器敝則埋之今一用便埋費而
乖典帝曰薦藉輕物陶匏賤器方還付庫容復穢惡但

敝則埋之蓋謂四時祭器耳自是從有司議燒埋之四年
修之云周禮天曰神地曰祗今天不稱神地不稱祗
天橫題宜曰皇天座地橫宜曰后地座又南郊明堂用
沉香取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
親宜加雜馥帝並從之五年明山賓稱伏尋制旨周以
建子祀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
寅祀天七月祭地自頃代以來南北二郊同用夏正詔
更詳議山賓以為二儀並尊三朝慶始同以此日二郊
為允并請迎五帝於郊皆以始祖配饗及郊廟受福唯
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下不敢同也詔並依議六年

議者以為北郊有岳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
為煩重儀曹郎朱异議曰望是不即之名豈容局於星
海拘於岳瀆明山賓曰舜典云望于山川春秋傳曰江
漢沮漳楚之望也而今北郊設岳鎮海瀆又立四望竊
謂煩黷宜省徐勉曰岳瀆是山川之宗至於望祀之義
不止於岳瀆也若省四望於義為非議久不能決至十
六年有事北郊帝復下其議於是八座奏省四望松江
浙江五湖等座其鍾山白石既土地所在並留如故七
年帝以一獻為質三獻則文事天之道理不應然詔下
詳議博士陸瑋明山賓禮官司馬駿以為宗祧三獻義

兼臣下上天之禮主在帝王約理申義一獻爲允自是
天地之祭皆一獻始省大尉亞獻光祿終獻又太常丞
王僧崇稱五祀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帝曰五行之
氣天地俱有故宜兩從僧崇又曰風伯雨師卽箕畢星
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師雨師恐繁祀典帝
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星下
隸兩祭非嫌十一年太祝牒北郊止有一海及二郊相
承用染俎盛牲素案承玉又制南北二郊壇下衆神之
座悉以白茅詔下詳議八座奏禮云觀天下之物無可
以稱其德則知郊祭爲俎理不應染又藉用白茅禮無

所出皇天大帝坐旣用俎則知郊有俎義於是改用素
俎并北郊置四海座五帝以下悉用蒲席藁薦并以素
俎又帝曰禮祭月於坎良由月是陰義今五帝天神而
更居坎又禮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並是別祭不關在
郊故得各從陰陽而立壇坎兆於南郊就陽之義居於
北郊就陰之義旣云就陽義與陰異星月與祭理不爲
坎八座奏曰五帝之義不應居坎良由齊代圓丘小而
且峻邊無安神之所今丘形旣大易可取安請五帝座
悉於壇上外域二十八宿及雨師等座悉停爲坎自是
南北二郊悉無坎位矣十七年帝以威關五字天

帝於壇則尊於下則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
闕五字
煩重設又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於
義闕然於是南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辰座與二十八
宿各於其方而爲壇

陳制亦以間歲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天地於南北二
郊永定元年武帝受禪脩南郊圓壇高二丈二尺五寸
上廣十丈柴燎告天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
德皇帝配除十二辰座加五帝位其餘準梁之舊北郊
爲壇高一丈五尺廣八丈以皇妣昭后配從祀亦準梁
舊及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高祖配北郊以德皇帝配

天太中大夫領大著作攝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梁武帝
云天數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
祭五祀臣按周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玄云陰祀自血
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於地故
與埋沈醢辜同爲陰祀旣非煙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
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圓丘不宜
重設制曰可亨又奏曰梁武帝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
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下隸非卽星也故郊雩之所
皆兩祭之臣案周禮太宗伯之職云燹燎祀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鄭衆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詩云月離于畢

俾滂沱矣如此則風伯雨師卽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
箕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設星位
任卽除之亨又奏曰梁儀注曰一獻爲質三獻爲文事
天之事故不三獻臣案周禮司樽所言三獻施於宗祧
而鄭注一獻施於羣小祀今用小祀之禮施於天神大
帝梁武此義爲不通矣且樽俎之物依於質文拜獻之
禮主於虔敬今請凡郊丘祀事準於宗祧三獻爲允制
曰依議廢帝光大中又以昭后配北郊及宣帝卽位以
南北二郊卑下更議增廣久而不決至太建十一年尚
書祠部郎土元規議曰案前漢黃圖上帝壇徑五丈高

九尺后土壇方五丈高六尺梁南郊壇上徑十一丈下
徑十八丈高二丈七尺北郊壇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
高一丈卽日南郊壇廣十丈高二丈二尺五寸北郊壇
廣九丈三尺高一丈五寸今議增南郊壇上徑十二丈
則天大數下徑十八丈取於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
三倍九尺之堂北郊壇上方十丈以則地義下至十五
丈亦取二分益一高一丈二尺亦取二倍漢家之數禮
記云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因名山川升中于天
因吉土饗帝于郊周官云冬至祠天於地上之圓丘
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

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記云至敬不壇埽地而祭於其質也以報覆燾持載之功爾雅亦云丘言非人所造爲古圓方兩丘並因見有而祭本無高廣之數後世隨事遷都而建立郊禮或有地吉而未必有丘或有見丘而不必廣絜故有築建之法而制丈尺之儀愚謂郊祀事重圓方二丘高下廣狹旣無明文但五帝不相公三王不相襲今謹述漢梁并卽日三代壇不同及更增脩丈尺如前聽旨尚書僕射臣繕左戶尚書臣元饒左丞臣周確舍人臣蕭淳儀曹郎臣沈客卿周元規議詔遂依用後主嗣立無意典禮之事加舊儒碩學漸以凋喪至

於朝亡竟無改作後齊制圓丘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祀圓丘在國南郊丘下廣輪二百七十尺上廣輪四十六尺高四十五尺三成成高十五尺上中二級四面各一陛下級方維八陛周以三壝去丘五十步中壝去內壝外壝去中壝各二十五步皆通入門又爲大營於外壝之外輪廣三百七十步其營漸廣一十二尺深一丈四面各通一門又爲燎壇於中壝之外當丘之景地廣輪三十六尺高三尺四面各有陛方澤爲壇在國北郊廣輪四十尺高四尺面各一陛其外爲三壝相去廣狹同圓丘壝外大營廣輪三百二十步營漸廣一十二

尺深一丈四面各通一門又爲瘞坎於壇之壬地中壇之外廣深一丈二尺圓丘則以蒼璧束帛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其上以高祖神武皇帝配五精之帝從祀於其中丘面皆內向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師雨師靈星於下丘爲衆星之位遷於內壇之中合用蒼牲九夕牲之旦太尉告廟陳幣於神武廟訖埋於兩楹間焉皇帝初獻太尉亞獻光祿終獻司徒獻五帝司空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已下薦衆星方澤則以黃琮束帛夏至之日禘崑崙皇地祇於其上以武明皇后配其神州之神社稷岱岳沂鎮會

稽鎮云云山亭亭山蒙山羽山嶧山崧岳霍岳衡鎮荆山內方山大別山敷淺原山桐柏山陪尾山華岳太岳鎮積石山龍門山江山岐山荆山嶓冢山壺口山雷首山底柱山析城山王屋山西傾朱圉山鳥鼠同穴山熊耳山敦物山蔡蒙山梁山嶧山武功山太白山恒岳醫無閭山鎮陰山白登山碣石山太行山狼山封龍山漳山宜務山闕山方山苟山狹龍山淮水東海泗水沂水淄水濰水江水南海漢水穀水洛水伊水漾水沔水河水西海黑水滂水渭水涇水鄠水濟水北海松水京水桑乾水漳水呼沱水衛水汭水延水並從祀其神州位

在青陞之北甲寅地社位赤陞之西未地稷位白陞之南庚地自餘並內壇之內內向各如其方合用牲十二儀同圓丘其後諸儒定禮圓丘改以冬至云其南北郊則歲一祀皆以正月上辛南郊爲壇於國南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陞爲三壇內壇去壇二十五步中壇外壇相去如內壇四面各通一門又爲大營於外壇之外廣輪二百七十步營壘廣一丈深八尺四面各一門又爲燎壇於中壇之外景地廣輪二十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一陞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壇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圭有邸幣各如方色其上帝及配帝

各用騂特牲一儀燎同圓丘其北郊則爲壇如南郊壇爲瘞坎如方澤坎祀神州神於其上以武明皇后配禮用兩圭有邸各用黃牲一儀瘞如北郊

後周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司量掌爲壇之制圓丘三成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階每等十有二節在國陽七里之郊圓壇徑三百步內壇半之方一成下崇一丈徑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八方方一階階十級級一尺方丘在國陰六里之郊丘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方一階尺一級其壇八面徑百二十步內壇之南郊爲

方壇於國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其廣四丈其壇方百二十步內壇半之神州之壇崇一丈方四丈在北郊方丘之右其壇如方丘其祭圓丘及南郊並正月上辛圓丘則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昊天上帝於其上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衆星並從祀皇帝乘蒼輅載玄冕備大駕而行預祭者皆蒼服南郊以始祖獻侯莫那配所感帝靈威仰於其上北郊方丘則以神農配后地之祇神州則以獻侯莫那配焉其用牲之制祀昊天上帝祭皇地祇及五帝日月五星十二辰四望五官各以其方色毛宗廟以黃社稷以黝散祭祀用純表貉磔禳

用龐

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國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典爲圓丘於國之南太陽門外道東二里其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再歲冬至之日祀昊天上帝於其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五方上帝日月五星內官四十二座次官一百三十六座外官一百一十一座衆星三百六十座並皆從祀上帝日月在丘之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內壇之內衆星在內壇之外其牲上帝配帝

用蒼犢二五帝日月用方色犢各一五星已下用羊豕各九爲方丘於宮城之北十四里其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夏至之日祭皇地祇於其上以太祖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營州咸州陽州九州山海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並皆從祀地祇及配帝在壇上用黃犢二神州九州神座於第二等八陛之間神州東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營州北方咸州東北方陽州東方各用方色犢一九州山海已下各依方面八陛之間其冀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於壇之南少西加羊豕各九南郊

爲壇於國之南太陽門外道西一里去宮十里壇高七尺廣四丈孟春上辛祠所感帝赤燿怒於其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其禮四圭有邸牲用騂犢二北郊孟冬祭神州之神以太祖武元皇帝配牲用犢二凡大祀齋官皆於其晨集尚書省受誓戒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祭前一日晝漏上水五刻到祀所沐浴著明衣咸不得聞見衰絰哭泣昊天上帝五方上帝日月皇地祇神州社稷宗廟等爲大祀星辰五祀四望等爲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及諸星諸山川等爲小祀大祀養牲在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其牲方色難備者聽以純色代告

祈之牲者不養祭祀犧牲不得捶扑其死則埋之初帝
既受周禪恐黎元未愜多說符瑞以耀之其或造作而
進者不可勝計仁壽元年冬至祠南郊置昊天上帝及
五方天帝位並於壇上如封禪禮板曰維仁壽元年歲
次作噩嗣天子臣諱敢昭告于昊天上帝璇璣運行大
明南至臣蒙上天恩造羣臣闕福撫臨幸土安養兆人
顧惟虛薄德化未暢夙夜憂懼不敢荒怠天地靈祇降
錫休瑞鏡發區宇昭彰耳目爰始登極蒙授龜圖遷都
定鼎醴泉出地平陳之歲龍引舟師省俗巡方展禮東
岳盲者得視瘖者得言復有覺人忽然能步自開皇已

來日近北極行於上道畧度延長天啓太平獸見一角
改元仁壽楊樹生松石魚彰合符之徵玉龜顯永昌之
慶山圖石瑞前後繼出皆載臣姓名褒紀國祚經典諸
緯爰及玉龜文字義理遞相符會宮城之內及在山谷
石變爲玉不可勝數桃區一嶺盡是琉璃黃銀出於神
山碧玉生於瑞巘多楊山響三稱國興連雲山聲萬年
臨國野鵝降天仍住池沼神鹿入苑頻賜引導騶虞見
質遊麟在野鹿角生於楊樹龍湫出於荆谷慶雲發彩
壽星垂耀宮殿樓閣咸出靈芝山澤川原多生寶物威
香散馥零露凝甘敦煌烏山黑石變白弘祿巖嶺石華

遠照玄狐玄豹白兔白狼赤雀蒼烏野蠶天豆嘉禾合
穗珍木連理神瑞休徵洪恩景福降賜無疆不可具紀
此皆昊天上帝爰降明靈矜愍蒼生寧靜海內故錫茲
嘉慶咸使安樂豈臣微誠所能上感虔心奉謝敬薦玉
帛犧齊粢盛庶品燔祀于昊天上帝皇考太祖武元皇
帝配神作主大業元年孟春祀感帝孟冬祀神州改以
高祖文帝配其餘並用舊禮十年冬至祀圓丘帝不齋
于次詰朝備法駕至便行禮是日大風帝獨獻上帝三
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明堂在國之陽梁初依宋齊其祀之法猶依齊制禮有
不通者武帝更與學者議之舊齊儀郊祀帝皆以袞冕
至天監七年始造大裘而明堂儀注猶云袞服十年儀
曹郎朱异以爲禮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五帝亦如之
良由天神高遠義須誠質今從汎祭五帝理不容文於
是改服大裘异又以爲齊儀初獻樽彝明堂貴質不應
三獻又不應象樽禮云朝踐用太樽鄭云太樽瓦也記
又云有虞氏瓦樽此皆在廟所用猶以質素况在明堂
禮不容象今請改用瓦樽庶合文質之衷又曰宗廟貴
文故庶羞百品天義尊遠則須簡約今儀注所薦與廟
不異卽理徵事如爲未允請自今明堂有膳准二郊但

帝之爲名本主生育成歲之功實爲顯著非如昊天義絕言象雖曰同郊復應微異若水土之品蔬果之屬猶宜以薦止用梨棗橘栗四種之果薑蒲葵韭四種之菹粳稻黍粱四種之米自此以外郊所無者請並從省除初博士明山賓制儀注明堂祀五帝行禮先自赤帝始異又以爲明堂旣汎祭五帝不容的有先後東階而升宜先春帝請改從青帝始又以爲明堂邊豆等器皆以彫飾尋郊祀貴質改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彫俎明堂之禮旣方郊爲文則不容陶匏比廟爲質又不應彫俎斟酌二途須存厥衷請改用純漆異又以舊儀明堂祀

五帝先酌鬱鬯灌地求神及初獻清酒次鄗終醑禮畢太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請依郊儀止一獻清酒且五帝天神不可求之於地二郊之祭並無黍肉之禮並請停灌及授俎法又以爲舊明堂皆用大牢案記云郊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繭栗五帝旣曰天神理無三牲之祭而毛詩我將篇云祀文王於明堂有維羊維牛之說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爲極質故特用三牲止爲一代之制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蔬菓之薦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止用特牛旣合質文之中又見貴誠之義帝並從之先

是帝欲有改作乃下制旨而與羣臣切磋其義制曰明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窗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叶光紀向北則背赤燦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异以爲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旣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曰

若如鄭玄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莊敬之道有廢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爲三處聽朔旣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其議是非莫定初尚未改十二年太常丞虞爵復引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爲高下脩廣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云度堂以筵者也鄭玄以廟寢三制旣同俱應以九尺爲度制曰可於是毀宋太極殿以其材

構明堂十二間基准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座悉南向
東來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
帝配帝總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爲小殿
五間以爲五佐室焉

陳制明堂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齊制安六座四方
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饗坐依梁法武帝時以
德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已後以文帝配牲以太
牢粢盛六飯鉶羹果蔬備薦焉後齊採周官考工記爲
五室周採漢三輔黃圖爲九室各存其制而竟不立
高祖平陳收羅杞梓郊丘宗社典禮粗備唯明堂未立

開皇十三年詔命議之禮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辛彦
之等定議事在弘傳後檢校將作大匠事宇文愷依月
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複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
准憑以獻高祖異之命有司於郭內安業里爲規北方
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弘等又條經史
正文重奏時非議旣多久而不定又議罷之及大業中
愷又造明堂議及樣奏之煬帝下其議但令於霍山採
木而建都興役其制遂寢終隋代祀五方上帝止於明
堂恒以季秋在雩壇上而祀其用幣各於其方人帝各
在天帝之左太祖武元皇帝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

亦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于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祀五官於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儀

隋書卷六終

隋書卷七

禮儀志第二

太尉揚州都督監脩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 勅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禮儀二

春秋龍見而雩梁制不爲恒祀四月後旱則祈雨行七事一理寃獄及失職者二賑鰥寡孤獨者三省繇輕賦四舉進賢良五黜退貪邪六命會男女恤怨曠七撤膳羞弛樂懸而不作天子又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

乃祈山林川澤常與雲雨者七日乃祈羣廟之主于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七日乃大雩祈上帝徧祈所有事者大雩禮立圓壇於南郊之左高及輪廣四丈周十二丈四陛牲用黃牯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於其上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於青帝之南五官配食於下七日乃去樂又徧祈社稷山林川澤就故地處大雩國南除地爲壇舞童六十四人祈百辟卿士於雩壇之左除地爲壇舞童六十四人皆袷服爲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詩一章而畢旱而祈澍則報以太牢皆有司行事唯雩則不報若郡國縣旱請雨則

五事同時並行一理冤獄失職二賑鰥寡孤獨三省徭役四進賢良五退貪邪守令皆潔齋三日乃祈社稷七日不雨更齋祈如初三變仍不雨復齋祈其界內山林川澤常與雲雨者祈而澍亦各有報陳氏亦因梁制祈而澍則報以少牢武帝時以德皇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卽位以文帝配青帝牲用黃牯牛而以清酒四升洗其首其壇壝配饗歌舞皆如梁禮天子不親奉則太宰太常光祿行三獻禮其法皆採齊建武二年事也梁陳制諸祠官皆給除穢氣藥先齋一日服之以取清潔天監九年有事雩壇武帝以爲雨旣類陰而求之正

陽其謬已甚東方既非盛陽而爲生養之始則雩壇應在東方祈晴亦宜此地於是遂移於東郊十年帝又以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於理爲乖儀曹郎朱异議曰案周宣雲漢之詩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以五帝必柴今明堂又無其事於是停用柴從坎瘞典十一年帝曰四望之祀頃來遂絕宜更議復朱异議鄭衆云四望謂日月星海鄭玄云謂五岳四鎮四瀆尋二鄭之說互有不同竊以望是不卽之名凡厥遙祭皆有斯目豈容局於星漢拘於海瀆請命司天有關水旱之義爰有四海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一皆備祭帝從之又

揚州主簿顧協又云禮仲夏大雩春秋龍見而雩則雩常祭也水旱且又禱之謂宜式備斯典太常博士亦從協議祠部郎明巖卿以爲祈報之祀已備郊禋泂革有時不必同揆帝從其議依舊不改大同五年又築雩壇於藉田北內有祈祭則齋官寄藉田省云

後齊以孟夏龍見而雩祭太微五精帝於夏郊之東爲圓壇廣四十五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爲三壇外營相去深淺并燎壇一如南郊於其上祈穀實以顯宗文宣帝配青帝在甲寅之地赤帝在景巳之地黃帝在巳未之地白帝在庚申之地黑帝在壬亥之地而皆內向藉

以藁秸配帝在青帝之南小退藉以莞席牲以騂其儀
同南郊又祈禱者有九焉一曰雩二曰南郊三曰堯廟
四曰孔顏廟五曰社稷六曰五岳七曰四瀆八曰滄口
九曰豹祠水旱癘疫皆有事焉無牲皆以酒脯棗栗之
饌若建午建未建申之月不雨則使三公祈五帝於雩
壇禮用玉幣有燎不設金石之樂選伎工端潔善謳詠
者使歌雲漢詩於壇南自餘同正雩南郊則使三公祈
五天帝於郊壇有燎座位如雩五人帝各在天帝之左
其儀如郊禮堯廟則遣使祈於平陽孔顏廟則遣使祈
於國學如堯廟社稷如正祭五岳遣使祈於岳所四瀆

如祈五岳滄口如祈堯廟豹祠如祈滄口

隋雩壇國南十三里啓夏門外道左高一丈周百二十
尺孟夏之月龍星見則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於上
以太祖武元帝配饗五官從配於下牲用犢十各依方
色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理冤獄失職存鰥寡孤獨賑
困乏掩骼埋胔省徭役進賢良舉直言退佞諂黜貪殘
命有司會男女恤怨曠七日乃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
能興雲雨者又七日乃祈社稷及古來百辟卿士有益
於人者又七日乃祈宗廟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
乃脩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復從岳瀆已下祈如初

典秋分已後不雩但禱而已皆用酒脯初請後二旬不雨者卽徙市禁屠皇帝御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或露坐聽政百官斷傘扇令人家造土龍雨澍則命有司報州郡尉祈雨則理冤獄存鰥寡孤獨掩骼埋胔潔齋祈于社七日乃祈界內山川能興雨者徙市斷屠如京師祈而澍亦各有報霖雨則祭京城諸門三祭不止則祈山川岳鎮海瀆社稷又不止則祈宗廟神州報以太牢州郡縣苦雨亦各祭其城門不止則祈界內山川及祈報用羊豕

禮天子每以四立之日及季夏乘玉輅建大旂服大裘各於其方之近郊爲兆迎其帝而祭之所謂燔柴於泰壇掃地而祭者也春迎靈威仰者三春之始萬物稟之而生莫不仰其靈德服而畏之也夏迎赤熛怒者火色熛怒其靈炎至明盛也秋迎白招拒者招集拒大也言秋時集成萬物其功大也冬迎叶光紀者叶拾光華紀法也言冬時收拾光華之色伏而藏之皆有法也中迎含樞紐者含容也樞機有闔闢之義紐者結也言土德之帝能含容萬物開闔有時紐結有法也然此五帝之號皆以其德而名焉梁陳後齊後周及隋制度相循皆以其時之日各於其郊迎而以太皞之屬五人帝配祭

並以五官三辰七宿於其方從祀焉

梁制迎氣以始祖配牲用特牛一其儀同南郊天監七年尚書左丞司馬筠等議以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鳩化爲鷹爵羅方設仲春之月祀不用牲止珪璧皮幣斯又事神之道可以不殺明矣况今祀天豈容尚此請夏初迎氣祭不用牲帝從之八年明山賓議曰周官祀昊天以大裘祀五帝亦如之頃代郊祀之服皆用袞冕是以前奏迎氣祀五帝亦服袞冕愚謂迎氣祀五帝亦宜用大裘禮俱一獻帝從之陳迎氣之法皆因梁制

後齊五郊迎氣爲壇各於四郊又爲黃壇於未地所祀天帝及配帝王官之神同梁其玉帛牲各以其方色其儀與南郊同帝及后各以夕牲日之旦太尉陳幣告請其廟以就配焉其從祀之官位皆南陛之東西向壇上設饌畢太宰丞設饌於其座亞獻畢太常少卿乃於其所獻事畢皆撤又云立春前五日於州大門外之東造青土牛兩頭耕夫犁具立春有司迎春於東郊登青幡於青牛之傍焉

後周五郊壇其崇及去國如其行之數其廣皆四丈其方俱百二十步內壇皆半之祭配皆同後齊星辰七宿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亦各於其方配郊而祀

之其星辰爲壇崇五尺方二丈岳鎮爲埽方二丈深二尺山林已下亦爲埽壇崇三尺埽深一尺俱方一丈其儀頗同南郊冢宰亞獻宗伯終獻禮畢

隋五時迎氣青郊爲壇國東春明門外道北去宮八里高八尺赤郊爲壇國南明德門外道西去宮十三里高七尺黃郊爲壇國南安化門外道西去宮十二里高七尺白郊爲壇國西開遠門外道南去宮八里高九尺黑郊爲壇宮北十一里田地高六尺並廣四丈各以四方立日黃郊以季夏土土日祀其方之帝各配以人帝以太祖武元帝配五官及星三辰十宿亦各依其方從祀

其牲依方色各用犢二星辰加羊豕各一其儀同南郊其岳瀆鎮海各依五時迎氣日遣使就其所祭之以太牢

晉江左以後乃至宋齊相承始受命之主皆立六廟虛太祖之位宋武初爲宋王立廟於彭城但祭高祖已下四世中興二年梁武初爲梁公曹文思議天子受命之日便祭七廟諸侯始封卽祭五廟祠部郎謝廣等並駁之遂不施用乃建臺於東城立四親廟并妃郗氏而爲五廟告祠之禮並用太牢其年四月卽皇帝位謝廣又議以爲初祭是四時常祭首月旣不可移易宜依前尅

日於東廟致齋帝從之遂於東城時祭訖遷神主於太廟始自皇祖太中府君皇祖淮陰府君皇高祖濟陰府君皇曾祖中從事史府君皇祖特進府君并皇考以爲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皇考爲文皇帝皇妣爲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特進以上皆不追尊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與六親廟爲七皆同一堂共庭而別室春祀夏禘秋嘗冬蒸并臘一歲凡五謂之時祭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以夏祫以冬皆以功臣配其儀頗同南郊又有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非嫡故別立廟皇帝每祭太廟訖乃詣小廟亦以一太牢如太廟禮天

監三年尚書左丞何佟之議曰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爲小祫於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蒸知祫尤大乃及之也近代禘祫並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詔從之自是祫祭乃及功臣是歲都令史王景之列自江左以來郊廟祭祀帝已入齋百姓尚哭以爲乖禮佟之等奏案禮國門在臯門外今之籬門是也今古殊制若禁凶服不得入籬門爲太遠宜以六門爲斷詔曰六門之內士庶甚多四時蒸嘗俱斷其哭若有死者棺器須來旣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也到齋日宜去廟二百步斷哭四年何佟之議案禮未祭一日

禮儀志 八
大宗伯省牲饗祭日之晨君親牽牲麗碑後代有冒暗
之防而人主猶必親奉故有夕牲之禮頃代人君不復
躬牽相承丹陽尹牽牲於古無取宜依以未祭一日之
暮太常省牲視饗祭日之晨使太尉牽牲出入也少牢
饋食殺牲於廟門外今儀注詣厨烹牲謂宜依舊帝可
其奏倂之又曰鄭玄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
事乃迎牲今儀注乃至薦熟畢太祝方執珪瓚裸地違
謬若斯又近代人君不復躬行裸禮太尉既攝位實宜
親執其事而越使卑賤太祝甚乖舊典愚謂祭日之晨
宜使太尉先行裸獻乃後迎牲帝曰裸尸本使神有所

附今既無尸裸將安設倂之曰如馬鄭之意裸雖獻尸
而義在求神今雖無尸求神之義恐不可闕帝曰此本
因尸以祀神今若無尸則宜立寄求之所裸義乃定倂
之曰祭統云獻之屬莫重於裸今既存尸卒食之獻則
裸鬯之求實不可闕又送神更裸經記無文宜依禮革
奏未報而倂之卒後明山賓復申其理帝曰倂之既不
復存宜從其議也自是始使太尉代太祝行裸而又牽
牲太常任昉又以未明九刻呈牲加又太尉裸酒三刻
施饌間中五刻行儀不辦近者臨祭從事實以二更至
未明三刻方辦明山賓議謂九刻已疑太早况二更非

復祭旦帝曰夜半子時卽是晨始宜取三更省牲餘依儀注又有司以爲三牲或離杙依制埋瘞猪羊死則不埋請議其制司馬襲等議以爲牲死則埋必在滌矣謂三牲在滌死悉宜埋帝從之五年明山賓議樽彝之制祭圖唯有三樽一曰象樽周樽也二曰山罍夏樽也三曰著樽殷樽也徒有彝名竟無其器直酌象樽之酒以爲珪瓚之實竊尋祿重於獻不容共樽宜循彝器以備大典案禮器有六彝春祠夏禘祿用雞彝鳥彝王以珪瓚初祿后以璋瓚亞祿故春夏兩祭俱用二彝今古禮殊無復亞祿止循其二春夏雞彝秋冬牛彝庶禮物備

也帝曰雞是金禽亦主巽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於義爲疑山賓曰臣愚管不奉明詔則終年乖舛案鳥彝是南方之物則主火位木生於火宜以鳥彝春夏兼用帝從之七年舍人周捨以爲禮王輅以祀金輅以賓則祭日應乘王輅詔下其議左丞孔休源議玉輅既有明文而儀注金輅當由宋齊乖謬宜依捨議帝從之又禮官司馬筠議自今大事通告七廟小事止告一室於是議以封禪南北郊祀明堂巡省四方御臨戎出征皇太子加元服寇賊平蕩築宮立闕纂戎戒嚴解嚴合十一條則遍告七廟講武脩宗廟明堂臨軒封拜公王四夷

款化貢方物諸公王以愆削封及詔封王紹襲合六條則告一室帝從之九年詔簠簋之實以藉田黑黍十二年詔曰祭祀用洗匱中水盥仍又滌爵爵以禮神宜窮精潔而一器之內雜用洗手外可詳議於是御及三公應盥及洗爵各用一匱十六年四月詔曰夫神無常饗饗于克誠所以西鄰祐祭實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蒸嘗外可量代入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八座又奏既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其衆官陪列並同省牲帝從之十月詔曰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脩之類卽之幽明義爲未

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筠等參議大餅代大脯餘悉用蔬菜帝從之又舍人朱异議二廟祀相承止有一鉏羹蓋祭祀之禮應有兩羹相承止於一鉏卽禮爲乖請加熬油尊羹一鉏帝從之於是起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座月中再設淨饌自是訖於臺城破諸廟遂不血食普通七年祔皇太子所生丁貴嬪神主于小廟其儀未祔前先脩埽室改塗其日有司行埽除開埽室奉皇考太夫人神主於坐奠制幣訖衆官入自東門位定祝告訖撤幣埋於兩楹間有司遷太夫人神主於上又奉穆貴嬪神主於下陳祭器如時祭儀禮畢納神主

閉于堦室陳制立七廟一歲五祠謂春夏秋冬臘也每祭共以一太牢始祖以三牲首餘唯骨體而已五歲再殷殷大禘而合祭也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四年徙東廟神主祔于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後齊文襄嗣位猶爲魏臣置王高祖秦州使君王曾祖太尉武貞公王祖太師文穆公王考相國獻武王凡四廟文宣帝受禪置六廟曰皇祖司空公廟皇祖吏部尚書廟皇祖秦州使君廟皇祖文穆皇帝廟太祖獻武皇帝廟世宗文襄皇帝廟爲六廟獻武已下不毀已上則

遞毀並同廟而別室旣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衆議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廟春祠夏禘秋嘗冬蒸皆以孟月并臘凡五祭禘祫如梁之制每祭室一太牢始以皇后預祭河清定令四時祭廟禘祭及元日廟庭並設庭燎二所

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官從三品已上皆祀五世五等散品及執事官散官正三品已下從五品已上祭三世三品已上牲用一太牢五品已下少牢執事官正六品已下從七品已上祭二世用特牲正八品已下達於

庶人祭於寢牲用特肫或亦祭祖禰諸廟悉依其宅堂之制其間數各依廟多少爲限其牲皆子孫見官之牲後周之制思復古之道乃右宗廟而左社稷置太祖之廟并高祖已下二昭二穆凡五親盡則遷其有德者謂之祧廟亦不毀閔帝受禪追尊皇祖爲德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廟號太祖擬已上三廟遞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相承置二昭二穆爲五焉明帝崩廟號世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爲祧廟而不毀其時祭各於其廟祫禘則於太祖廟亦以皇后預祭其儀與後齊同所異者皇后亞獻訖后又薦加豆之遵其實菱芡芹菹兔醢豕宰終獻

訖皇后親撤豆降還板位然後太祝撤焉

高祖旣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兼太尉李詢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兼用女巫同家人之禮上皇考桓王尊號爲武元皇帝皇妣尊號爲元明皇后奉迎神主歸于京師犧牲尚赤祭用日出是時帝崇建社廟改周制左宗廟而右社稷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已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一曰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曰皇曾祖康王廟三曰皇祖獻王廟四曰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各以孟月饗以太牢四時薦新於太廟有司行事而不出神

主祔祭之禮並准時饗其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以秋
行以冬各於享廟日中雷則以季夏祀黃郊日各命有
司祭於廟西門道南牲以少牢三年一禘以孟冬遷主
未遷主合食於太祖之廟五年一禘以孟夏其遷主各
食於所遷之廟未遷之主各於其廟禘祫之月則停時
饗而陳諸瑞物及伐國所獲珍奇於廟庭及以功臣配
饗并以其日使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
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殷湯於汾陰伊尹
配文王武王於澧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帝於長陵
蕭何配各以一太牢而無樂配者饗於廟庭大業元年

煬帝欲遵周法營立七廟詔有司詳定其禮禮部侍郎
攝太常少卿許善心與博士褚亮等議曰謹案禮記天
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曰此周制
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
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
穆而已玄又據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
玄義天子唯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爲五周以文武爲受
命之祖特立五祧是爲七廟王肅注禮記尊者尊統上
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
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王肅以爲天子七廟是

通百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爲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爲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爲十廟漢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禮以高帝爲太祖而立四親廟是爲五廟唯劉歆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毀爲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光武卽位建高廟於雒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爲七至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

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晉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卽位之後增祠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逮身歿主升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毀禮無違舊臣等又案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至於禘祫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嘗享亦隨處而

祭所用廟樂皆象功德而歌僂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而羣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以來因循不變伏惟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覽神武應期受命開基垂統聖嗣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禮且損益不同公襲異趣時王所制可以垂法自歷代以來雜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指歸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祖宜別立廟祧百代之後爲不毀之法至於鑿駕親奉申孝享於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於羣主俾夫規模可則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

案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冢人處職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阮忱撰禮圖亦從此議漢京諸廟既遠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儀事難全採謹詳立別圖附之議末其圖太祖高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祖及二祧之外從迭毀之法詔可未及創制既營建洛邑帝無心京師乃於東都固本里北起天經宮以遊高祖衣冠四時致祭於三年有司奏請准前議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祕書監柳詵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今後子孫處朕何所又下詔唯議別立高祖之廟屬有行役遂復停

寢

自古帝王之興皆稟五精之氣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太山所以告成功也封訖而禪乎梁甫梁甫者太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以其道配成高德故禪乎梁甫亦以告太平也封禪者高厚之謂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也厚梁甫之基以報地也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天地之更高厚云記曰王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格齊桓公既霸而欲封禪管仲言之詳矣秦始皇既黜儒生而封太山禪梁甫其封事皆秘之

不可得而傳也漢武帝頗採方士之言造爲玉牒而編以金繩封廣九尺高一丈二尺光武中興聿遵其故晉宋齊梁及陳皆未遑其議後齊有巡狩之禮并登封之儀竟不之行也開皇十四年羣臣請封禪高祖不納晉王廣又率百官抗表固請帝命有司草儀注於是牛弘辛彥之許善心姚察虞世基等創定其禮奏之帝遂巡其事曰此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狩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幸兗州遂次岱岳爲壇如南郊又壇外爲柴壇飾神廟展宮懸於庭爲埋垆二於南門外又陳樂設位於青帝壇如南郊帝服袞冕乘金輅備法駕而

行禮畢遂詣青帝壇而祭焉

開皇十四年閏十月詔東鎮沂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
無閭山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東海於會稽縣界南
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吳山並取側近巫
一人主知灑掃並命多時松栢其霍山雩祀日遣使就
焉十六年正月又詔北鎮於營州龍山立祠東鎮晉州
霍山鎮若脩造並准西鎮吳山造神廟大業中煬帝因
幸晉陽遂祭恒岳其禮頗採高祖拜岱宗儀增置二壇
命道士女官數十人於壇中設醮十年幸東都過祀華
岳築場於廟側事乃不經蓋非有司之定禮也

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漢法不
俟二分於東西郊常以郊泰時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
夕西向揖月魏文譏其煩褻似家人之事而以正月朝
日于東門之外前史又以為非時及明帝太和元年二
月下亥朝日于東郊八月巳丑夕月于西郊始合於古
後周以春分朝日於國東門外為壇如其郊用特牲青
幣青圭有邸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
司徒亞獻宗伯終獻燔燎如圓丘秋分夕月於國西門
外為壇於埴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禮如朝日
開皇初於國東春明門外為壇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

又於國西開遠門外爲坎深三尺廣四丈爲壇於坎中
高一尺廣四尺每以秋分夕月牲幣與周同

凡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土穀不可偏祭故立社稷以
主祀古先聖王法施於人則祀之故以勾龍主社周棄
主稷而配焉歲凡再祭蓋春求而秋報列於中門之外
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然而古今旣殊禮亦
異制故左社稷而右宗廟者得質之道也右社稷而左
宗廟者文之道也梁社稷在太廟西其初蓋晉元帝建
武元年所創有太社帝社太稷凡三壇門墻並隨其方
色每以仲春仲秋并令郡國縣祠社稷先農縣又兼祀

靈星風伯雨師之屬及臘又各祠社稷于壇百姓則二
十五家爲一社其舊社及人稀者不限其家春秋祠水
旱禱祈祠具隨其豐約其郡國有五岳者置宰祝三人
及有四瀆若海應祠者皆以孟春仲冬祠之舊太社廩
犧吏牽牲司農省牲太祝吏讚牲天監四年明山賓議
以爲案郊廟省牲日則廩犧令牽牲太祝令讚牲祭之
日則太尉牽牲郊特牲云社者神地之道國主社稷義
實爲重今公卿貴臣親執盛禮而令微吏牽牲頗爲輕
末且司農省牲又非其義太常禮官實當斯職禮祭社
稷無親事奉之文謂宜以太常省牲廩犧令牽牲太祝

令讚牲帝唯以太祝讚牲爲疑又以司農省牲於理似傷犧也執紉卽事成卑議以太常丞牽牲餘依明議於是遂定至大同初又加官社官稷并前爲五壇焉

陳制皆依梁舊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粢盛爲六飯粳以敦稻以牟黃粱以簠白粱以簋黍以瑚粢以璉又令太中署常以二月八日於署庭中以太牢祠老人星兼祠天皇大帝太一日月五星鉤陳北極北斗三台二十八宿大人星子孫星都四十六坐凡應預祠享之官亦太醫給除穢氣散藥先齋一日服之以自潔其儀本之齊制

後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於國方每仲春仲秋月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後周社稷皇帝親祀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

開皇初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焉牲色用黑孟冬下亥又臘祭之州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爲社又於國城東南七里延興門外爲靈星壇立秋後辰令有司祠以一少牢古典有天子東耕儀江左未暇至宋始有其典梁初籍田依宋齊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天監十二年武帝以

爲啓蟄而耕則在二月節內書云以殷仲春籍田理在
建卯於是改用二月又國語云王卽齋宮與百官御事
並齋三日乃有沐浴裸饗之事前代當以耕而不祭故
闕此禮國語又云稷臨之太史讚之則知耕籍應有先
農神座兼有讚述耕旨今籍田應散齋七日致齋三日
兼於耕所設先農神座陳薦羞之禮讚辭如社稷法又
曰齊代舊事籍田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於五輅後禮
云親載耒耜措于參保介之御間則置所乘輅上若以
今輅與古不同則宜升之次輅以明慎重而遠在餘處
於義爲乖且御史掌視尤爲輕省今宜以侍中奉耒耜
載於象輅以隨木輅之後普通二年又移籍田於建康
北岸築兆域大小列種梨栢便殿及齋官省如南北郊
別有望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
伐又有祈年殿云

北齊籍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赤梁白穀大豆赤黍小
豆黑粳麻子小麥色別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
祠壇於陌南阡西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壇四
門又爲大營於外又設御耕壇於阡東陌北每歲正月
上辛後吉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
無配饗祭訖親耕先祠司農進種稜之種六宮主之行

事之官并齋設齋省於壇所列宮懸又置先農坐於壇上衆官朝服司空一獻不燎祠訖皇帝乃服通天冠青紗袞黑介幘佩蒼玉黃綬青帶袜舄備法駕乘木輅耕官具朝服從殿中監進御耒於壇南百官定列帝出便殿升耕壇南陛卽御座應耕者各進於列帝降自南陛至耕位釋劔執耒三推三反升壇卽坐耕官一品五推五反二品七推七反三品九推九反籍田令帥其屬以牛耕終千畝以青箱奉種陸種跪呈司農詣耕所灑之耒訖司農省功奏事畢皇帝降之便殿更衣饗宴禮畢班賚而還

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啓夏門外置地千畝爲壇孟春吉亥祭先農於其上以后稷配牲用一太牢皇帝服袞冕備法駕乘金根車禮三獻訖因耕司農授耒皇帝三推訖執事者以授應耕者各以班九推五推而司徒帥其屬終千畝播殖九穀納于神倉以擬棗盛穰橐以餉犧牲云

周禮王后蠶於北郊而漢法皇后蠶於東郊魏遵周禮蠶于北郊吳韋昭制西蠶頌則孫氏亦有其禮矣晉太康六年武帝楊皇后蠶于西郊依漢故事江左至宋孝武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爲西蠶設兆域置大

殿七間又立蠶觀自是有其禮

後齊爲蠶坊於京城北之西去皇宮十八里之外方千步蠶宮方九十步牆高一丈五尺被以棘其中起蠶室二十七口別殿一區置蠶宮令丞佐史皆宦者爲之路西置皇后蠶壇高四尺方二丈四出階廣八尺置先蠶壇於桑壇東南大路東橫路之南壇高五尺方二丈四出階廣五尺外北方四十步面開一門有綠檐襦禱衣黃履以供蠶母每歲季春穀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蠶黃帝軒轅氏於壇上無配如祀先農禮訖皇后因親桑於桑壇備法駕服鞠衣乘重翟帥六宮升桑

壇東陛卽御座女尚書執筐女主衣執鈎立壇下皇帝降自東陛執筐者處右執鈎者居左蠶母在後乃躬桑三條訖升壇卽御座內命婦以次就桑鞠衣五條展衣七條祿衣九條以授蠶母還蠶室初授世婦灑一簿領預桑者並復本位后乃降壇還便殿改服設勞酒班賚而還

後周制皇后乘翠輅率三妃三妣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內子至蠶所以一太牢親祭進奠先蠶西陵氏神禮畢降壇昭化嬪亞獻淑嬪終獻因以公桑焉

隋制於宮北三里爲壇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

乘重翟率三夫人九嬪內外命婦以一太牢制幣祭先蠶於壇上用一獻禮祭訖就桑位於壇南東面尚功進金鉤典制奉筐皇后採三條反鉤命婦各依班採五條九條而止世婦亦有蠶毋受功桑灑訖還依位皇后乃還宮自後齊後周及隋其典大抵多依晉儀然亦時有損益矣

禮仲春以玄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于高禰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禰祠於城南祀以特牲因有其祀晉惠帝元康六年禰壇石中破爲二詔問石毀今應復不博士議禮無高禰置石之文未知造設所由旣

已毀破可無改造更下西府博議而賊曹屬束皙議以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祭器敝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時此議不用後得高堂隆故事魏青龍中造立此石詔更鑄石令如舊置高禰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案梁太廟北門內道西有石文如竹葉小屋覆之宋元嘉中脩廟所得陸澄以爲孝武時郊禰之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

後齊高禰爲壇於南郊傍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每歲春分玄鳥至之日皇帝親帥六宮祀青帝於壇以太昊配而祀高禰之神以祈子其儀青帝北方南

向配帝東方西向禘神壇下東陛之南西向禮用青珪束帛牲共以一太牢祀日皇帝服衮冕乘玉輅皇后服禕衣乘重翟皇帝初獻降自東陛皇后亞獻降自西陛並詣便坐夫人終獻上嬪獻于禘神訖帝及后並詣擯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羣官皆拜乃撤就燎禮畢而還隋制亦以玄鳥至之日祀高禘於南郊壇牲用太牢一舊禮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法皆隨其類而祭之兆風師於西方者就秋風之勁而不從箕星之位兆司中司命於南郊以天神是陽故兆於南郊也兆雨師於北郊者就水位在北也

隋制於國城西北十里亥地爲司中司命司祿三壇同壇祀以立冬後亥國城東北七里通化門外爲風師壇祀以立春後丑國城西南八里金光門外爲雨師壇祀以立夏後申壇皆三尺牲以一少牢

昔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古之君子使人必報之故周法以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仁之至義之盡也其祭法四方各自祭之若不成之方則闕而不祭後周亦存其典常以十一月祭神農氏伊耆氏后稷氏田峻鱗羽羸毛介水墉坊郵表畷獸猫之神於五郊五方上帝地祇五星列宿蒼龍朱雀白獸玄武五人帝五官

之神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日月五方皆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人帝於壇上南郊則以神農既蜡無其祀三辰七宿則爲小壇於其側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則各爲一餘則於平地皇帝初獻上帝地祇神農伊耆及人帝冢宰亞獻宗伯終獻上大夫獻三辰五官后稷田峻岳鎮海瀆中大夫獻七宿山林川澤已下自天帝人帝田峻羽毛之類牲幣玉帛皆從燎地祇郵表嘏之類皆從埋祭畢皇帝如南郊便殿致齋明日乃蜡祭于南郊如東郊儀祭訖又如黃郊便殿致齋明日乃祭祭訖又如西郊

便殿明日乃祭祭訖又如北郊便殿明日蜡祭訖還宮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臘宗廟祭社稷其方不熟則闕其方之蜡焉又以仲冬祭名源川澤於北郊用一太牢祭井於社宮用一少牢季冬藏冰仲春開冰並用黑牡秬黍於冰室祭司寒神開冰加以桃弧棘矢開皇四年十一月詔曰古稱臘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冬之月稱腊可也後周用夏后之時行姬氏之禮考諸先代於義有違其十月行腊者停可以十二月爲臘於是始革前制

後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被除年暮上臺東宮奏擇

吉日詣殿堂貴臣與師行事所須皆移尚書省備設云
後主末年祭非其鬼至於躬自鼓儛以事胡天鄴中遂
多淫祀茲風至今不絕後周欲招來西域又有拜胡天
制皇帝親焉其儀並從夷俗淫僻不可紀也

隋書卷七終

隋書卷八

禮儀志第三

太尉揚州都督監脩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勅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禮儀三

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新除尚書左丞庾持稱晉宋
以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奉諡
梓宮將登輜輶侍中版奏已稱某諡皇帝遣奠出於陛
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云大行皇帝

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領步兵校尉知儀禮沈文阿等
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諡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
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輜輶版奏皆稱某諡皇帝登輜輶
伏尋今祖祭已奉策諡哀策旣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
行且哀策篆書藏於玄宮謂依梁儀稱諡以傳無窮詔
可之

天嘉元年八月癸亥尚書儀曹請今月晦皇太后服安
吉君禫除儀注沈洙議謂至親碁斷加降故再碁而再
周之喪斷二十五月但重服不可頓除故變之以織縞
創巨不可便愈故稱之以祥禫禫者淡也所以漸祛其

情至加父在爲母出適後之子則屈降之以碁碁而除
服無復哀麻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制旣無杖
經可除不容復改玄綾旣是心憂則無所更淡其心也
且禫杖碁者十五日已有禫制今申其免懷之感故斷
以再周止二十五月而已所以宋元嘉立義心喪以二
十五月爲限大明中王皇后父喪又申明其制齊建元
中太子穆妃喪亦同用此禮唯王儉古今集記云心制
終二十七月又爲王逸所難何佟之儀注用二十五月
而除案古循今宜以再周二十五日爲斷今皇太后於
安吉君心喪之期宜除於再周無復心禫之禮詔可之

隋制諸岳崩瀆竭天子素服避正寢撤膳三日遣使祭崩竭之山川牲用大牢

皇帝本服大功已上親及外祖父母皇后父母諸官正一品喪皇帝不視事三日皇帝本服五服內親及嬪百官正二品已上喪並一舉哀太陽虧國忌日皇帝本服小功總麻親百官三品已上喪皇帝皆不視事一日皇太后皇后爲本服五服內諸親及嬪一舉哀皇太子爲本服五服之內親及東宮三師三少宮臣三品已上一舉哀

梁天監元年齊臨川獻王所生妾謝墓被發不至塹門蕭子晉傳重諮禮官何佟之佟之議以爲改葬服總見柩不可無服故也此止侵墳土不及於椁可依新宮火處三日哭假而已帝以爲得禮二年何佟之議追服三年無禫尚書議並以佟之言爲得

又二年始興王嗣子喪博士管咄議使國長從服總麻四年掌凶禮嚴植之定儀注以亡月遇閏後年中祥疑所附月帝曰閏蓋餘分月節則各有所隸若節屬前月則宜以前月爲忌節屬後月則宜以後月爲忌祥逢閏則宜取遠日

又四年安成國刺稱廟新建欲尅今日遷立所生吳太

妃神主國王既有妃喪欲使臣下代祭明山賓議以爲不可宜待王妃服竟親奉盛禮

五年貴嬪母車喪議者疑其儀明山賓以爲貴嬪旣居母憂皇太子出貴嬪別第一舉哀以申聖情庶不乖禮帝從之

又五年祠部郎司馬裴牒貴嬪母車亡應有服制謂宜唯公子爲母麻衣之制旣葬而除帝從之

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

七年安成王慈太妃喪周捨牒使安成始興諸王以成

服日一日爲位受弔帝曰喪無二主二王旣在遠嗣子宜祭攝事周捨牒嗣子著細布衣絹領帶單衣用十五升葛凡有事及歲時節朔望並於靈所朝夕哭三年不聽樂

十四年舍人朱异議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爲殤封陽侯年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應殤服帝可之於是諸王服封陽侯依成人之服

大同六年皇太子啓謹案下殤之小功不行婚冠嫁三嘉之禮則降服之大功理不得有三嘉今行三嘉之禮竊有小疑帝曰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父小功之末

可以冠子嫁子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下
殤之小功則不可晉代蔡謨謝沈丁纂馬懷等遂云降
服大功可以嫁女宋代裴松之何承天又云女有大功
之服亦得出嫁范堅荀伯子等雖復率意致難亦未能
折太始六年虞龢立議大功之末乃可娶婦于時博詢
咸同龢議齊永明十一年有大司馬長子之喪武帝子
女同服大功左丞顧杲之議云大功之末非直皇女嬪
降無疑皇子娉納亦在非硤凡此諸議皆是公背正文
務爲通耳徐爰王文憲並云碁服降爲大功皆不可以
婚嫁於義乃爲不乖而又不釋其意天監十年信安公

主當出適而有臨川長子大功之慘具論此義粗已詳
悉太子今又啓審大功之末及下殤之小功行婚冠嫁
二吉之事案禮所言下殤小功本是碁服故不得有三
吉之禮况本服是碁降爲大功理當不可人間行者是
用鄭玄逾降之義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
謂本服大功子則小功踰月以後於情差輕所以許有
冠嫁此則小功之末通得取婦前所云大功之末可以
冠子嫁子此是簡出大功之身不得取婦後言小功之
末可以冠子嫁子非直子得冠嫁亦得取婦故有出沒
婚禮國之大典宜有畫一今宗室及外戚不得復輒有

千啓禮官不得輒爲曲議可依此以爲法

後齊定令親王公主太妃妃及從三品已上喪者借白鼓一面喪畢進輪王郡公主太妃儀同三司已上及令僕皆聽立凶門栢歷三品已上及五等開國通用方相四品已下達於庶人以魁頭旌則一品九旒二品三品七旒四品五品五旒六品七品三旒八品已下達于庶人唯旒而已其建旒三品已上及開國子男其長至軫四品五品至輪六品至于九品至較勳品達于庶人不過七尺

王元軌子欲改葬祖及祖母列上未知所服邢子才議曰禮改葬總麻鄭玄注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唯三人而已然嫡曾孫孫承重者曾祖父母祖母改葬旣並三年之服皆應服總而止言三人若非遺漏便是舉其略耳

開皇初高祖思定典禮太常卿牛弘奏曰聖教陵替國章殘缺漢晉爲法隨俗因時未足經國庇人弘風施化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隅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禮兩蕭累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隔殊不尋究遙相師祖故山東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師旅弗遑賓嘉之禮

盡未詳定今休明啓運憲章伊始請據前經革茲俗弊
詔曰可弘因奏徵學者撰儀禮百卷悉用東齊儀注以
爲准亦微採王儉禮脩畢上之詔遂班天下咸使遵用
焉其喪紀上自王公下逮庶人著令皆爲定制無相差
越正一品薨則鴻臚卿監護喪事司儀令示禮制二品
已上則鴻臚丞監護司儀丞示禮制五品已上薨卒及
三品已上有基親已上喪並掌儀一人示禮制官人在
職喪聽歛以朝服有封者歛以冕服未有官者白恰單
衣婦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歛棺內不得置金銀珠玉
諸重一品懸隔六五品已上四六品已下二轎車三品

已上油幘朱絲絡網施襪兩箱畫龍幘竿諸末垂六旒
蘇七品已上油幘施襪兩箱畫雲氣垂四旒蘇八品已
下達於庶人鼈甲車無幘襪旒蘇畫飾執紼一品五十
人三品已上四十人四品三十人並布幘布深衣三品
已上四引四披六鐸六翬五品已上二引二披四鐸四
翬九品已上二鐸二翬四品已上用方相七品已上用
魁頭在京師葬者去城七里外三品已上立碑螭首龜
趺趺上高不得過九尺七品已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
跌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者雖無爵奏聽立碣
三年及基喪不數閏大功已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

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

凶服不入公門暮喪已下不解官者在外曹禡綠紗帽若重喪被起者阜絹下裙帽若入宮殿及須朝見者冠服依百官例

齊衰心喪已上雖有奪情並終喪不弔不賀不預宴暮喪未練大功未葬不弔不賀並終喪不預宴小功已下假滿依例居五服之喪受冊及之職儀衛依常式唯鼓樂從而不作若以戎事不用此制自秦兼天下朝覲之禮遂廢及周封蕭管爲梁王訖於隋恒稱藩國始有朝見之儀梁王之朝周入畿大冢宰命有司致積其餼五

牢米九十筥醢醢各三十五甕酒十八壺米禾各五十車薪芻各百車旣至大司空設九儐以致館梁王束帛乘馬設九介以待之禮成而出明日王朝受享於廟旣致享大冢宰又命公一人玄冕乘車陳九儐以束帛乘馬致食于賓及賓之從各有差致食訖又命公一人弁服乘車執贄設九儐以勞賓王設九介迎於門外明日朝服乘車還贄于公公皮弁迎於大門授贄受贄並於堂之中楹又明日王朝服設九介乘車備儀衛以見于公事畢公致享明日三孤一人又執贄勞于梁王明日王還贄又明日王見三孤如見三公明日卿一人又執

贊勞王王見卿又如三孤於是三公三孤六卿又各餼
賓並屬官之長爲使牢米束帛同三公

開皇四年正月梁主蕭巋朝于京師次於郊外詔廣平
王楊雄吏部尚書韋世康持節以迎衛尉設次於驛館
雄等降就便幕歸服通天冠絳紗袞端珽立於東階下
西面文武陪侍如其國雄等立於門右東面歸攝內史
令柳顧言出門請事世康曰奉詔勞于梁帝顧言入告
巋出迎於館門之外西面再拜持節者導雄與巋俱入
至于庭下巋北面再拜受詔訖雄等乃出於館門外道
右東向巋送於門外西面再拜及奉見高祖冠通天冠
服絳紗袞御大興殿如朝儀巋服遠遊冠朝服以入君
臣並拜禮畢而出

古者天子征伐則宜于社造于祖類于上帝還亦以牲
徧告梁天監初陸璉議定軍禮遵其制帝曰宜者請征
討之宜造者稟謀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
自專陳幣承命可也璉不能對巋植之又爭之於是告
用牲幣友亦如之

後齊天子親征纂巋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
衣乃入冠武弁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擇日備法駕乘
木輅以造于廟載遷廟主於齋車以俟行次宜于社有

司以毛血豐軍鼓載帝社石主於車以俟行次擇日陳
六軍備大駕類于上帝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岳鎮海瀆
源川等乃爲坎盟督將列牲於坎南北首有司坎前讀
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徧授大將乃寘于坎又
軟血軟徧又以寘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卜日建牙旗
於壇祭以太牢及所過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將屆戰
所卜剛日備玄牲列軍容設柴於辰地爲壇而禡祭大
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濩之音禮畢徹牲柴燎
戰前一日皇帝禱祖司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又
以太牢賞用命戰于祖引功臣入旌門卽神庭而授版
焉又罰不用命于社卽神庭行戮訖撫旅而還格廟詣
社訖擇日行飲至禮文物充庭有司執簡紀年號月朔
陳六師凱入格廟之事飲至策勲之美因述其功不替
賞典焉

隋制行幸所過名山大川則有司致祭岳瀆以太牢山
川以少牢親征及巡狩則類上帝宜社造廟還禮亦如
之將發軔則輶祭其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爲山象設
埋埴有司刳羊陳俎豆駕將至委奠幣薦脯醢加羊於
輶西首又奠酒解羊并饌埋於埴駕至太僕祭兩軛及
軌前乃飲授爵遂轆輶上而行

大業七年征遼東煬帝遣諸將於薊城南桑乾河上築社稷二壇設方壇行宜社禮帝齋於臨朔宮懷荒殿預告官及侍從各齋于其所十二衛士並齋帝衮冕王輅備法駕禮畢御金輅服通天冠還宮又於宮南類上帝積柴於燎壇設高祖位於東方帝照大裘以冕乘王輅祭奠王帛並如宜社諸軍受胙畢帝就位觀燎乃出又於薊城北設壇祭馬祖於其上亦有燎又於其日使有司并祭先牧及馬步無鐘鼓之樂衆軍將發帝御臨朔宮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置一纛十隊爲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皆青絲連

明光甲鈇具裝青纓拂建後猊旗第二團絳絲連朱犀甲獸文具裝赤纓拂建貔旗第三團白絲連明光甲鈇具裝素纓拂建辟邪旗第四團烏絲連玄犀甲獸文具裝建纓拂建六駮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鞀長鳴中鳴等各十八具柁鼓金鈺各二具後部鏡吹一部鏡二面哥簫及笳各四具節鼓一面吳吹篳篥橫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又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每隊給青隼盪幡一第二團每隊黃隼盪幡一第三團每隊白隼盪幡一第四團每隊蒼隼盪幡一長槊楯弩及甲眊等各種兵數受降使者一人給

二馬輜車一乘白獸幡及節各一騎吏三人車輻白從
十二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制戰陣則爲監軍軍將發
候大角一通步卒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
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
北門北向陣陣四面團營然後諸團嚴駕立大角三通
則鏡鼓俱振騎第一團引行隊間相去各十五步次第
二團次前部鼓吹次弓矢一隊合二百騎建蹲獸旗炮
槩二張大將在其下次誕馬二十四次大角次後部鏡
次第三團次第四團次受降使者次及輜重戎車散兵
等亦有四團第一輜重出收東面陣分爲兩道夾以行

第二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輜重出收西面陣
夾以行第四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亞將領五百騎
建騰豹旗殿軍後至營則第一團騎陣於東面第二團
騎陣於南面鼓吹翊大將居中駐馬南向第三團騎陣
於西面第四團騎陣於北面合爲方陣四團外向步卒
翊輜重入於陣內以次安營營定四面陣者引騎入營
亞將率驍騎遊奕督察其安營之制以車外布間設馬
槍次施兵幕內安雜畜事畢大將亞將等各就牙帳其
馬步隊與軍中散兵交爲兩番五日而代於是每日遣
一軍發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二十四日續發而盡首

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天子六軍次發
兩部前後先置又亘八十里通諸道合三十軍亘一千
四十里諸軍各以帛爲帶長尺五寸闊二寸題其軍號
爲記御營內者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並分隸內外
前後左右六軍亦各題其軍號不得自言臺省王公已
下至于兵丁厮隸悉以帛爲帶綴于衣領名軍記帶諸
軍並給幡數百有事使人交相去來者執以行不執幡
而離本軍者佗軍驗軍記帶知非部兵則所在斬之是
歲也行幸望海鎮於禿黎山爲壇祀黃帝行禡祭詔太
常少卿韋霽博士褚亮奏定其禮皇帝及諸預祭臣近

侍官諸軍將皆齋一宿有司供帳設位爲埋埴神坐西
北內壘之外建二旗於南門外以熊席設帝軒轅神坐
於壘內置甲冑弓矢於坐側建槃於坐後皇帝出次入
門羣官定位皆再拜奠禮畢還宮

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預祭官皆於
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燎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
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
如祭馬祖埋而不燎

開皇二十年太尉晉王廣北伐突厥四月己未次於河
上禡祭軒轅黃帝以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

後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太廟灼靈龜授鼓旗於廟皇帝陳法駕服袞冕至廟拜於太祖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柯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柯曰從此下至泉將軍制之將軍既受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鉞之威願無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裁之將軍就車載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闕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周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渾寇邊帝常服乘馬遣大司馬賀蘭祥於太祖之廟司憲奉鉞進授大將大將拜受以授從者禮

畢出受甲兵

隋制皇太子親戎及大將出師則以豝肫一豐鼓皆告社廟受斧鉞訖不得及宿於家開皇八年晉王廣將伐陳內史令李德林攝太尉告于太祖廟禮畢又命有司宜于太社

古者三年練兵入而振旅至於春秋蒐獮亦以講其事焉梁陳時依宋元嘉二十五年蒐宣武場其法置行軍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右領軍將軍督右左領軍將軍督左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槌一鼓為嚴二嚴訖引仗為

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衫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勞比杖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

後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萊野爲場爲二軍進止之節又別塹於北場與駕停觀遂命將簡士教衆爲戰陣之法凡爲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戰士次之槩者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蹤發起之意旗卧則跪教士耳使習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教

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鬪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嶮泥之塗前五日皆請兵嚴於場所依方色建旗爲和門都塹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應講武者各集於其軍戒鼓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貫甲三通步軍各爲直陣以相俟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駕鹵簿皇帝武弁乘革輅大司馬介冑乘奉引入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二軍迭爲客主先舉爲客後舉爲主從五行相勝法爲陣以應之

後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蒐前一日

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
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
木輅詣行宮將親禽服戎服釵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
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
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
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譟
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
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載
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已下以次射禽皆送旗下事畢
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中率其屬收禽以實獲

車天子還行宮命有司每禽擇取三十一曰乾豆二曰
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其餘卽於圍下量餽將士禮畢改
服釵者韜刀而還夏苗秋獮冬狩禮皆同河清中定令
每歲十二月半後講武至晦遂除二軍兵馬右入千秋
門左入萬歲門並至永巷南下至昭陽殿北二軍交一
軍從西上閣一軍從東上閣並從端門南出闔闔門前
橋南戲射並訖送至城南郭外罷

後齊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堂卽坐皇太
子及羣官坐定登歌進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
驂騮令進御馬有司進弓矢帝射訖還御坐射懸侯又

畢羣官乃射五埒一品二品三十發一發調馬十發射

射麇三發射帖三品二十五發一發調馬五發射下八發射上二發射麇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

四品二十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二發射麇二發射帖一發射獸頭侍官御仗

品十五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二發射麇二發射帖一發射獸頭

已上十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季秋大射皇帝備大駕常服

御七寶輦射七埒正三品已上第一埒一品五十發一發

調馬十五發射下二十五發射上二品四十六發一發

三發射麇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從三品四品第二埒三

品四十二發一發調馬十二發射下二十二發射獸頭四品

三十七發一發調馬十二發射下十九發射上五品第

三埒三十二發一發調馬九發射下十七發射上六品

第四埒二十七發一發調馬八發射下十六發射上七品第

五埒二十一發一發調馬六發射下十二發射上八品第六

埒十六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九發射上九品第七埒十發

一發調馬三發射下四發射上大射置大將太尉公射司馬

各一人錄事二人七埒各置埒將射正參軍各一人埒

士四人威儀一人乘白馬以導的別參軍一人懸侯下

府參軍一人又各置令史埒士等員以司其事

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

官以旂物鼓鐸鉦鏡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

於後表之中以集衆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
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爲進
止之節田之日於所萊之北建旗爲和門諸將帥徒騎
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旣入而分其地險野則
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旣陣皆坐乃設驅途
騎有司表貉於陣前以太牢祭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爲
壇建二旗列五兵於坐側行三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
社仲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陣遂以苗田如蒐法致禽以
享初仲秋教練兵如振旅之陣遂以獮田如蒐法致禽
以祀方仲冬教大閱如振旅之陣遂以狩田如蒐法致

禽以享烝

孟秋迎太白候太白夕見於西方先見三日大司馬戒
期遂建旗於陽武門外司空除壇兆有司薦毛血登歌
奏昭夏在位者拜事畢出其日中後十刻六軍士馬俱
介胄集旗下左右武伯督十二帥嚴銜侍臣文武俱介
奉迎樂師撞黃鐘右五鐘皆應皇帝介胄警蹕以出
如常儀而無鼓角出國門而輟祭至則舍於次太白未
見五刻中外皆嚴皇帝就位六軍鼓譟行三獻之禮每
獻鼓譟如初獻事訖燔燎賜胙畢鼓譟而還
隋制大射祭射侯於射所用少牢軍人每年孟秋閱戎

具仲冬教戰法及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啓民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帝欲誇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二日兵部建旗於表所五里一旗分爲四十軍軍萬人騎五千匹前一日諸將各帥其軍集於旗下鳴鼓後至者斬詔四十道使並揚旗建節分申佃令卽留軍所監獵布圍圍闕南面方幘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幘乘闕豬車其飾如木輅重輞漫輪蚪龍繞轂漢東京鹵簿所謂獵車者也駕六黑駟太常陳鼓笳鐃簫角帝左右各百二十百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諸將並

鼓行赴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闕豬停輞有司斂大綏王公已下皆整弓矢陳於駕前有司又斂小綏乃驅獸出過於帝前初驅過有司整御弓矢以前待詔再驅過備身將軍秦進弓矢三驅過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坐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綏次王公發則抗小綏次諸將發射之無鼓驅逆之騎乃止然後三軍四夷百姓皆獵凡射獸自左臑而射之達于右臑爲上等達右耳本爲次等自左臑達于右臑爲下等羣獸相從不得盡殺已傷之獸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逐之佃將止虞部建旗於圍內從駕之鼓及

諸軍鼓俱振卒徒皆譟諸獲禽者獻於旗所致其左耳
大獸公之以供宗廟使歸薦腊于京師小獸私之闕

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為侏子
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幘阜禱衣執鼗一百二
十人赤布袴褶執鞞角方相氏黃金四目熊皮蒙首玄
衣朱裳執戈揚楯又作窮奇祖明之類凡十二獸皆有
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
鬼于禁中其日戊夜三唱開諸里門讎者各集被服器
仗以待事戊夜四唱開諸城門二衛皆嚴上水一刻皇
帝常服即御座王公執事官第一品已下從六品已上

陪列預觀讎者鼓譟入殿西門徧於禁內分出二上閣
作方相與十二獸儻戲喧呼周徧前後鼓譟出殿南門
分為六道出於郭外

隋制季春晦讎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
前一日禳陽氣季冬傍磔大讎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
羝羊及雄雞一選侏子如後齊冬八隊二時讎則四隊
問事十二人赤幘禱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
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其一人為唱師著
皮衣執棒鼓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雞羝羊及酒於宮門
為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

合趣顯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鬮牲匄
磔之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

後齊制日蝕則太極殿西廂東向堂東廂西向各設御
座羣官公服晝漏上水一刻內外皆嚴三門者閉中門
單門者掩之蝕前三刻皇帝服通天冠卽御座直衛如
常不省事有變聞鼓音則避正殿就東堂服白袷單衣
侍臣皆赤幘帶劔升殿侍諸司各於其所赤幘持劔出
戶向日立有司各率官屬並行宮內諸門掖門屯衛太
社鄴令以官屬圍社守四門以朱絲繩繞繫社壇三匝
太祝令陳辭責社太史令二人走馬露版上尚書門司

疾上之又告清都尹鳴鼓如嚴鼓法日光復圓止奏解
嚴

後魏每攻戰尅捷欲天下知聞廼書帛建於竿上名爲
露布其後相因施行開皇中廼詔太常卿牛弘太子庶
子裴政撰宣露布禮及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駟上露
布兵部奏請依新禮宣行承詔集百官四方客使等並
赴廣陽門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
皆拜宣訖拜蹈舞者二又拜郡縣亦同

隋書卷八終

隋書卷八終

隋書卷八終

隋書卷八終

隋書卷八終

隋書卷八終

隋書卷八終

